



在我很小的时候,外公领了一只小狗回家。

说是小狗,并不小,有我的腰高,我抬手能摸到它的脑袋。小狗是只土狗,短毛,长嘴筒,身形矫健,耳朵挺立,腿长脖子长尾巴长,皮毛淡黄,毛色不是均匀的,背上头顶的颜色深一些,下巴肚皮颜色浅,深浅色之间没有明显的边界线。我和表姐都觉得小狗长得很好看。外公说小狗是狼狗,我们齐齐发出惊叹声。虽然我们没一个见过狼,但都在透过小狗想象狼的样子,也把自己想象的狼的样子套在小狗身上。

起先,全家人都叫它“小狗”,后来给它起了名字,叫“旺旺”。我和表姐都觉得这个名字不够威武,但也不想出好听的来,就还叫它“小狗”。小狗很聪明,不管是叫“小狗”还是“旺旺”,它都知道是在叫自己。一叫它,耳朵就朝着你一转,再是脑袋,满眼都是呼唤它的人,身子一扭腿一迈,就迅速跑来你身边,或者低头收起耳朵,享受你的抚摸,或躺下翻出肚皮要你挠痒。

小狗跟我和表姐最亲。我们吃零食,总是你一片、我一片、小狗一片,它总是围着我们打转。有时候零食特好吃,我们想多吃点,却顶不住它那双湿漉漉的眼睛,再加上那可怜的呜呜声,还有嘴边挂成丝的口水……最终还是实行“平均主义”。

在外公家过年,年夜饭吃完,农村家家户户就都开始放烟花爆竹了。烟花很好看,很热闹,也很吵。尤其是离得近了,吵得人耳朵嗡嗡,清静下来之后脑袋都是木的了,感觉整个世界都隔了一层膜,好一会儿才能缓过来。但这是过年啊,从除夕的白天就有人开始放爆竹了,几乎没什么停歇

躲烟花的小狗

□徐源遥

的时候,耳朵也难寻个清静。受不了时,我就要躲烟花去了。

大姨在外公家办了个幼儿园,我戴上连衣帽,捂着耳朵钻进幼儿园教室,掩上门,一下瞥见了桌子底下的小狗。它也在躲烟花吗?表姐说过,狗的听力是人的几百倍呢!于是我蹲下身挪到桌底,和小狗挨在一起。

烟花声一声接着一声,小狗趴在桌底,耳朵往后收起来了,也没过来挨着我露肚皮。我腾出一只手,去摸它的头,烟花声音马上变响了,我又收回手继续捂住耳朵,过一会儿仍忍不住伸手去摸小狗。

没一会儿妈妈推门进来了,看到我们就笑,我赶忙叫妈妈把门关上:开着门太吵啦!声音都跑进来了!我妈妈没有抓我出去,就站在教室里和我们聊天,说烟花,说过年,说我们。

外公后来说,旺旺以前应该被人用烟花打过,所以才会害怕。于是之后的每次过年,我都和它一起躲烟花,安慰它不要怕。有时候我先到,有时候它先到,大人知道我们在哪儿也不来打扰,原本吵闹的声音也有趣起来了。甚至在不放烟花的时候,在外公家和家里人闹了别扭,我也会到这里来,钻到桌底一个人偷偷哭,生闷气。小狗会走进来找到

我,看我没事,让我摸一会儿头,再走出去。

当表姐也开始叫小狗“旺旺”了,我还是固执地叫它“小狗”。我觉得只有这样,我和小狗的关系才显得非比寻常。后来我越长越大,小狗越来越老,它生了好多次,好多胎。狗崽大一些后被邻里抱走养去了。大家都觉得它好看,生的狗也好看。村里其他人养了狗,“小狗”这个名字不是独一无二的了,我只好开始叫它“旺旺”。

我上了初中、高中,很少去外公家了,旺旺也被接到表姐家养,我们见面少了。旺旺还是记得我,但不是最亲的了。有一次在表姐家,旺旺木木地看看我,走得很慢,它已经很老了。摸它的头顶时,额头的毛稀疏了些,嘴筒上的胡子也有白的了,身上的毛粗糙了很多,没有从前那么柔软……

上了大学,在我忙碌着学业迷茫着未来的时候,在和家人偶尔的通话中,他们告诉我,旺旺死了。我已经很久没见到旺旺了,也很少想起它,它从我小学时就陪着我长大,可我连许多小学时好友的名字都记不清了。它老了,这是情理之中的事。我没有哭,我自己都意外自己情绪的平静,只是挂了电话之后,一边忙着课业,一边忍不住想到旺旺。过了几天忙碌的日子,就也不再想了。

今年我们还是在外公家过年。除夕这一天,我大摇大摆地站在门口院子里看烟花。村里陆续响起稀疏的爆竹声,夜晚的天空出现一波又一波绚丽的烟花,我下意识地捂住耳朵,缩起脖子,没有跑走。

情不自禁地望向教室的方向,那里已经改造成了车库。曾经,我和我深爱着的小狗,在里面躲烟花。

老家的汤圆

□陶弘

老家的汤圆是咸的,方言叫“汤团”。汤团里面放肉、笋、萝卜、豆腐干等炒出来的馅,用糯米粉包起来,皮薄馅厚,大大的,椭圆形状,还用糯米粉留个小尾巴,白团团的样子挺可爱。

记得第一次带着还是女朋友的妻子去老家时,走访亲戚家,吃的就是这样的汤团。她一次就吃了十几个,把肚子撑得圆圆的。我笑她:吃了小汤团,自己成了大汤团。现在想起来,她还直说我老家的汤团好吃呢。

小时候,大年初一的早晚是吃芋艿羹,初二准备去拜年,出发前母亲会给我和弟弟做好一顿丰富的早餐:汤团外加两个鸡蛋,吃完后再喝一杯茶,配上冻米糖、芙蓉糕、连环饼等点心,然后背上“草纸包”,走十五里路到舅舅舅妈家拜年。每每客人来家里拜年时也要先吃糕点和汤团,哪怕是几个汤团,然后再吃中饭或晚饭。

汤团好吃,汤团粉是关键。现在市场上卖的汤团粉,我觉得没有自己家里做的质量好。母亲说,自家做的汤团粉工序比较复杂,米选的是上等的糯米,以前都是自家耕种的,糯米浸泡在清水中,水位要足足高出糯米一倍以上,水太少了糯米要发酵,秋冬季节浸泡时间一般为20至30天,其间每隔10天左右换一次清水。米泡好后,捞出的糯米要用滤布多次淘洗,直到米在水中搅动时没有丝毫浑浊才可以,然后放在太阳下晒,晒得越干越好,最后用磨粉机碾成粉末,汤团粉便制作完成。做好的汤团粉应该密封在塑料袋中防潮,最好放在铁皮桶内,这样可以数年不坏。

有了汤团粉,再去配汤团馅,通常用的是肉丁、冬笋、萝卜、豆腐干等料,后来也有把猪肉换成虾仁或者蟹黄的。在老家时我曾跟着奶奶学过包汤团:把和好的汤团粉,切成1元硬币大小的圆球,压扁放左手心手上,用右手拇指和食指边揉边转边捏之后,形成一只茶盅状的面粉兜,后用勺放入适量的馅,再用右手慢慢地收口,将整个汤团密封起来,最后在收口的地方留一点尖尖的头,像蝌蚪的尾巴。汤团带尾巴是金华汤溪特色,既美观又保证汤团皮不破,馅不会溢出。

汤团做成了,放到沸水里煮,等煮到汤团浮起水面后装碗。碗内的汤水用猪油、酱油、味精和香葱调了味,鲜美得很。小时候,只要包汤团,我和弟弟就会早早地在土灶台边,看着,闻着,等着,心里更急着。等得到母亲许可,就抢着一碗,迅速地夹起一只汤团,一口咬下满嘴留香,哪里还顾得了是不是烫了:糯的皮,香的馅,鲜的肉……真是色香味俱全啊。

以前只有过年或者家里来了贵客才有得吃汤团。现在条件好了,每家家有客来,主人会客气地做好汤团招待你;如果你属“贵宾”之列,主人会再在汤团碗内打进两只土鸡蛋,这碗点心就更有味道了。

元宵到了,87岁的老母亲又唠叨着,一定要自己做汤团。她又会早早地使出她的拿手功夫,做上一碗碗带尾巴的、香香的汤团。

元宵



□阮振亚



鱼乐

□蒋鹏放

爷爷做的马灯

□杨国华

爷爷是位纸扎艺人,心灵手巧,制作花灯是他的拿手好戏。“大家快点过来掣灯笼到祠堂去哦。”我儿时,每到元宵节,爷爷会站在屋檐下,声如洪钟地招呼全家。于是一家齐齐出动,提着爷爷精制的花灯,在左邻右舍钦慕的目光注视下,穿过田间小道,挂在祠堂的两边廊房里。

爷爷做的最有名的花灯叫“走马灯”,十里八乡,无人能敌。竹篾扎成圆筒形,高一米,直径半米,剪纸张贴,里外共三层,分别用三个轮轴支撑。最外层糊淡黄宣纸,如古代大户人家的围墙,墙头上贴着剪纸琉璃瓦。围墙内第二层是个大院子,院子一侧是大瓦屋,绿柳下垂,屋檐下有只看门狗,趴在地上盯着门外一动不动。瓦屋有门窗,红色剪纸,雕镂精细,剔透玲珑。中堂里主人戴着相公帽和客人坐在八仙桌旁喝酒。院子另一侧有枣红马,套着轿子,赶车人坐在车沿上,乐呵呵的样子,马鞭马绳依稀可辨,车轿子的帘布掩卷着。院子里层即第三层,有三个童子,还有两只大公鸡和两只母鸡,公鸡的鸡冠艳红,母鸡大腹便便。院子中间是花坛,爷爷在“花坛”上插上蜡烛,点燃后蜡烛产生热量,形成环流气流,使三个轮轴不停转动。烛光将院子里的影子投射到外围的围墙上,影子在围墙上轮番走动,只见喝酒的主客在高谈阔论,赶车人扬鞭策马,还有童子和鸡狗嬉闹。

祠堂的两边廊房挂满了爷爷精雕细琢的各式花灯,鲤鱼灯、蚌壳灯、莲花灯,流光溢彩,乡里乡亲们前来观望的络绎

不绝,赞叹不已。

突然间,三声炮仗惊天动地,然后百子炮震耳欲聋,锣鼓声声,原来是跑马灯过来表演了。我牵着弟弟的手与大家一起,挤出祠堂大门,观看期待已久的马灯表演。

爷爷与跑马灯的头人相互作揖,又把红包、年糕、糖果、香烟等放在托盘上一一递送给他们,然后头人拿了一支香烟递给爷爷,爷爷点燃香烟,燃放了一串百子炮,跑马灯表演就在里外挤满围观的人群中开始了。

表演跑马灯是一群身穿古装的孩子,他们身上系着用竹篾编成、用各种色彩布匹蒙就的马头和马尾,犹如身骑高头大马,这些马灯就是我爷爷在年前精心制作的。鼓乐队站立旁边,有唢呐、笛子、二胡、铙、钹、锣、鼓、镲。当鼓乐队齐声响起时,小孩子个个威风凛凛,砍大刀、舞剑、持枪,他们绕着奔跑,一会儿转圈,一会儿跳跃。最为吸引我们的是马灯在不停地对跑,马儿时而摇头晃脑,时而甩动尾巴,活灵活现的样子,仿佛万马奔腾,气势磅礴。我们凭借着平时观看乱弹节目认识的戏曲人物,一一辨识马灯,指手划脚,高声叫喊,这个是关公,那个是曹操,这个是吕洞宾,那个是何仙姑。鼓乐队里吹唢呐的脸憋得通红,腮帮鼓得滚圆,眼珠子瞪得像铃铛。鼓在“咚咚”,锣在“锵锵”,喜庆的乐声在村庄上空回荡,欢乐的表情在大家脸上洋溢。

站在人群里的我,随着马灯的奔跑,也幻想着身穿盔甲,手握大刀,骑着马儿,奔驰在沙场上。凯旋之时,村里的祠堂大门也会像今天一样,迎接我的到来。